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
JINGDIAN YUEDU

成长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在名家的作品中体验梦想之美
在名作的智慧中提升生命的价值
古今中外的名家用经典篇章诉说了人类的梦想
青春之花在阅读中悄然绽放



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中外名家用经验书写着人生，用生命创造着价值，用智慧追寻着梦想，他们的名作名篇给我们留下了恒久流传的艺术之美，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情感，更让我们在阅读中感悟到人类追求梦想的执著，和实现梦想的勇气。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

成长与梦想

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编写组



吉林出版集团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长与梦想 / 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2.1
(中央电视台“开学第一课”全国中学生“超越梦想”选读精品)

ISBN 978-7-5387-3963-3

I. ①成... II. ①开...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3213号

出品人 陈琛
选题策划 苗欣宇
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野
装帧设计 孙 俪
排版制作 郭亚蕊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成长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700×980毫米 1/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 /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0.00元

本书作品版权由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代理

地址 /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室 电话 / 010-82351004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狗头金·····	石钟山 / 001
追 梦·····	夏铭朝 / 036
说 梦·····	巴 金 / 038
海的梦·····	巴 金 / 040
第一次宴会·····	冰 心 / 042
过 去·····	郁达夫 / 050
顽皮的孩子·····	安徒生 / 064
野天鹅·····	安徒生 / 067
狼和七只小山羊·····	格 林 / 082
没有手的姑娘·····	格 林 / 085
读书示小妹生日书·····	贾平凹 / 090
变铅字的时候·····	贾平凹 / 093
勤奋、天才（才能）与机遇·····	季羨林 / 095
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·····	季羨林 / 097
热爱今天·····	老 舍 / 101
勤俭持家·····	老 舍 / 106
年 龄·····	梁实秋 / 107
理 发·····	梁实秋 / 110
发现自己：庄子·····	林语堂 / 113
人生快乐的问题·····	林语堂 / 116

稻草人·····	叶圣陶 / 120
在草原上·····	高尔基 / 126
坏孩子·····	契诃夫 / 138
小职员之死·····	契诃夫 / 141
三等车·····	伊·阿·蒲宁 / 144
再谈管孩子·····	徐志摩 / 147
离 家·····	狄更斯 / 152
父亲和女儿·····	狄更斯 / 169
尺素寸心·····	余光中 / 185

狗头金

石钟山

梦开始的地方

001

江叉子“嘎嘣嘎嘣”地化了，变成了一江春水。水上漂浮着冰排，在水面上一漾漾的。春天真的就到了。

大树在华子身上下着力气，华子气喘着说：明天一早就走？

大树喘息着：一早就走。

华子下意识地把自己身上的大树搂紧了，似乎是想让大树永远长在自己身上。许久，大树还是一点点地从华子的身体里退出来。她却仍然死死地搂着大树。

大树此时的心情有些苍凉，他伏在她的身侧道：这回就这一年了，发财不发财的，回来就娶你。

华子哭了，泪水湿湿的，弄了大树一脸。大树把华子的身子搂紧了一些，什么也没说。男人在这时候的心肠总是硬一些。后来两人都没说什么，但也都没有睡好。一会儿醒一次，一会儿又醒一次。醒过来，他们就死死地抱住对方，生离死别的样子。

春天到了，淘金的人都三三两两地进山了。他们怀着发财的梦想，从春到秋，一年三个季节的一头扎进深山老林里，挖坑捣洞地在沙石里寻找着金屑。金屑被一点点地攒起来，等他们出山时，金屑已经很可观地有一些了，包裹着揣在怀里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来。然后在大金沟镇的金柜上，换回一些硬邦邦、白花花的银元，硬硬地揣在腰间，感觉很是阔气。

淘金的人有的回家去过年，有的干脆就留在大金沟镇猫上一个冬天，等来年开春，再一次进山。

猫在镇上的人，大都是无家无业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，然后把怀里硬邦邦的银元扔在大大小小的妓院里，包括一身子的力气。等到春天的时候，那些硬邦邦的东西都梦一般地飘走了，又是一个穷光蛋，还有一副发软发虚的身板。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，摇摇晃晃地再次走进山里，开始了新一轮的发财梦想。

大树都快三十岁了，他来到大金沟快五年了，五年的时间里，他淘了五年的金。发财谈不上，他帮助华子开了一家豆腐房。华子一年四季做豆腐，在没有大树的日子里，华子做豆腐也能维持生计。

华子是那一年秋天逃到大金沟的。从中原老家出来时，他们一家人有爷爷、父亲，还有母亲。先是爷爷拉痢疾，拉得人成了皮包骨，最后油干灯灭，一头倒在路沟里起不来了。父亲、母亲和她，哭喊着把爷爷埋了。擦干眼泪，人还得往前走。老家是不能回了，先是黄河决堤，大水淹了土地和房，然后又是连年干旱，生活在这里的人饿死了五成。那些没饿死的，挑了全部家当，咬牙含泪地闯了关东。

在闯关东的路上，母亲也得了病，发冷发热的，最后也倒了下去，只剩下她和父亲。父亲挑着担子，拖着她跨过了山海关。

眼前是一马平川的关东大地。此时，父亲和她已是骨瘦如柴，身子轻得像片儿纸，一股风刮过来，站都站不稳。两人摇摇晃晃着又走了月余，父亲说要躺下歇歇，就躺在了一棵大树下，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。

华子孤身一人流落到大金沟，她举目无亲，山穷水尽。走投无路的她，在自己脖子后插了根草，她要把自己卖了。她的想法很简单，谁给她一口吃的，她就跟谁走。这时，她遇到了大树。

大树刚从山里出来不久，金沙已换成了硬硬的银元。看着眼前的华子，他想起自己刚来到大金沟时的样子——他带着小树，见人就磕头，叔叔大爷地叫，就是想讨口吃的。后来是老福叔收留了他哥俩，熬过了一冬。春天一到，他们就随老福叔进山淘金了。

那年深秋，大树收留了华子，帮她在大金沟开了间豆腐房，花去了大

树身上所有的银元。那时的华子干黄、枯瘦，身子就像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。

大树没有多想，他就是想救华子一条命，也是华子的乡音唤醒了他的良知。大树除了小树，还有个妹妹，逃荒的路上死了。他一看见华子，就想起了妹妹。

没想到的是，大树又一次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，再见到华子时，华子完全变了一个人——水灵，也红润了。一双眼睛扑闪着望着他，让大树想起了刚出屉的水豆腐。

大树和小树在江边有个窝棚，两人一直在那里过冬。那年冬天，窝棚里只剩下小树一人，大树搬到华子的豆腐房了。他像压豆腐一样压了华子一个冬天。冬天一过，他就下决心要娶了华子。华子现在里里外外被滋润得如同鲜嫩的豆腐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大树还要多挣一些钱，帮小树讨个老婆，然后光光鲜鲜地把华子娶过来。剩下的钱，他要和华子一起在大金沟做个小买卖，有滋有味地生活。这就是大树的梦想。几年了，他一直揣着这个梦想。再苦再累，一想起自己的梦，心里就有了盼头，有了冲动。

晨光初现的时候，大树从被窝里爬起来。华子也起来了，她一早就要磨豆腐。天亮的时候，她要把做好的豆腐送到大金沟人的饭桌上。大树看到丰腴光鲜的华子，就在心里狠狠地说：拼死拼活就这一年了，等秋天俺一定娶你。

华子似乎明白大树的心思，生离死别地一头扎在大树的怀里，用手臂狠命地把大树搂抱了一次。

大树最后还是挣脱了华子，摸索着出了门。

街口上，老福叔、小树、老蔫、刘旦早就等在那里了。这几年，一直是他们几个合伙去淘金。这些人都是前后脚从老家逃荒出来的，亲不亲，故乡人。谁有个为难招灾的，也算有个照应。他们每个人都肩扛手提着一些吃食，这是他们进山的食物，在这中间，他们还会派人出山买一些粮食运进山里。

老福叔见人到齐了，就“咳”一声，把地上的东西放到肩上，说了句：走球。

五个人排成一排，模模索索地向暗处走去。老福叔养的那只狗也跑前跑后，很欢实的样子。狗是黄毛，老福叔唤它“老黄”，人们也跟着这么喊。

天光大亮时，他们算是进山了。刚开始还有羊肠小路，那是放牧或是采山货的人踩出来的。再往前走，路就没了。顺着一条溪水摸索着往前，越山翻岭的，他们这样要走上十几天，才能走到淘金的地方。

淘 金

山谷夹着的一条溪流，就是他们淘金的地方。沿着谷口，间或着能看见零零星星的窝棚，那是他们几年前进山淘金时留下的，早就不用了。他们要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，那里的沙石含金量高，这样淘下去，才能有个好收成。

山里的冰雪尚未化尽，溪水因为雪的融化，流得也算欢畅，汨汨有声地向山下奔去。老福叔带着几个人，还有那只老黄，一直往山谷深处走。第十三天的下半晌，他们走到了山谷中的一片开阔地。以前他们没有来过这儿，别人也没来过。老福叔放下肩扛手提的东西，眯了眼看那山，看那水。众人知道，老福叔这是在看“金眼”哩。他们都是随老福叔学淘金的，在哪里淘金都是老福叔说了算。他先是用眼睛看，然后用手摸。果然，老福叔三下两下地把鞋脱了，蹬着刺骨的雪水走到溪水的中央，伸手抓了一把沙，更加用力地眯了眼看，又闻了闻，甚至还伸出舌头舔舔，最后把那把沙甩到溪水里。老福叔就底气十足地喊了声：就是这儿了——

老福叔的一句话，等于告诉大家，他们今年就要在这儿拼死拼活地干上个三季，饿也是它，饱也是它了。他们相信老福叔的眼力，这几年下来，他们的收成总是不错。

山坡上就多了几个窝棚，窝棚用树枝和草搭成，管风管不了雨，也就是让晚上那一觉能睡安稳些罢了。

淘金并不需要更高的技术，却需要一把子力气。在溪水旁的沙石里，下死力气往深里挖，挖出的沙石经过几遍的淘洗，就像淘米一样，剩下一

层或一星半点的金屑，就是他们要掏的金子了。金屑卖给金柜，金柜用这些金屑再炼金，最后就成了一块块黄澄澄的金条。当然，那都是后话了。这些淘金的人还没有见过金条，他们只见过银元，用金屑换银元。他们很知足，银元也是硬通货，有了银元，就能办好多事，那是他们的梦想。

相传淘金的人也淘出过狗头金的。顾名思义，那是一坨像狗头那么大的金子。分量足，成色也好。狗头金是天然金，一块狗头金能卖出他们都想象不出的价钱。要得到一块狗头金，别说他们这辈子，就是下辈吃喝都不用愁了。狗头金，他们听说过，但谁也没见过。但狗头金时常被挂在他们的嘴上，那是他们的一份念想，或说是一个痴梦。

晚上，大树和小树睡在一个窝棚里。小树比大树小上个五六岁，二十刚出头，正是爱做梦的年龄。小树躺在窝棚里，望着缝隙中漏进来的一缕星光，喷着嘴说：哥，你说咱今年要是挖到狗头金，那以后的日子你说该有多好啊。

大树没做狗头金的梦，他正想着华子呢。他离开华子的时候，华子眼神让他刻骨铭心。他说不清那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反正他一想起她的眼神，人就六神无主的。他早就想娶华子了，他一直拖到现在还没娶她，是他一直有一种担心，怕自己有啥闪失。淘金人的命是说不准的。去年，山里发了一次洪水，就有另外一伙淘金人被大水卷走了。前年的两个淘金的被一群恶狼疯扯了。除去这些，生个大病小灾的，深山野岭的，叫天不应，唤地不灵，淘金人的命莫测得很。一直没有答应和华子结婚，他考虑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华子。大树已经下好决心了，再拼死拼活地干上一年，明年就洗手不干了。这几年华子开豆腐房，他淘金，两人也有些积蓄了。他们商量好，到时候就请人造条船，夏天时在江里捕鱼，等封江上冻了，就做豆腐卖，日子总会过得去。想到这些，大树就高兴得睡不着觉。到时候，他就可以整宿地搂着华子睡觉了。他喜欢闻华子身上的豆腥气，也更恋华子水豆腐一样的身体。

小树在做狗头金的梦，大树却觉得狗头金离自己太远了，他不做。他

只做和华子在一起的梦。小树见哥不说话，就继续喷着嘴说：哥，咱要是挖到一块狗头金，嘿嘿，你就把华子娶过来，咱们做买卖，做大买卖，就像金柜的胡老板那么有钱了，整天吃香喝辣的。

大树翻个身，朦胧中瞅着弟弟那张半明半暗的脸，就有些心疼这个弟弟。一家人逃荒来到大金沟镇，就只剩下他哥俩儿。小树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他做哥的早就为小树谋划好了，今年一过，就给小树成亲，再盖个房子，也让他做点小买卖。小树是个有心人，他把自己那份分到的金屑换成了银元，又把银元在胡老板那儿换成银票，自己从不乱花一个子儿。不像老蔫和刘旦，把金屑换了银元后，就急三火四地去妓院找相好的去了。那点血汗钱都填了无底洞。一冬下来，腰空兜瘪，只剩下被掏空的身子。

大树怜爱地摸了一把小树冰冷的脸，喃喃道：小树，咱不做那白日梦，早点歇吧，明天就开工了。

小树又吧嗒了一下嘴巴，嘀咕几句什么，侧过身睡去了。大树撑起身子，把小树的被角掖了掖，心里狠狠地说：弟呀，咱哥俩再拼死拼活干上这一年吧，明年说啥也不让你再干这个了。

大树躺下了。他模糊着要睡去的瞬间，又想到了华子，心里想：真好啊。然后就沉沉地睡去了。

老 黄

五个人泥一把、水一把地在残冰尚未化尽的溪水里开工了。

雪水很凉，刺人的骨头。刚开始是猫着腰在溪水里捞沙，把沙石捞到老福叔面前，最后洗沙这道工序要由老福叔完成。

老福叔的活很细，他把沙在水里淘了一遍，又淘了一遍。粗粗细细的沙粒顺着溪水流走了。筛沙的工具是自己做的，用柳条细细密密地编了，水可以慢慢地渗下去，但金屑却不会漏掉。有时老福叔筛了半晌，洗了半天，金屑一片也没有。老福叔就会唉叹一声，捉了袖口；抹一把脸上的汗水，愁苦地瞅一眼当顶的太阳。

此时正是初春，太阳还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老福叔就在心在绝望地冲

天空喊：老天爷呀，你开开眼吧，让俺少受些罪吧。

喊完了，老福叔就憋了一肚子气，弯着腰，撅着腚，狠狠地用柳条编的簸箕向大树、小树、老蔫和刘旦他们从溪水里淘出的沙堆戳去。四个人淘出的沙已经有半人高了，老福叔都要一簸箕一簸箕地把它筛完。碰上幸运的时候，簸箕的底层会留下几粒一闪一亮的东西，那就是金屑了。老福叔眯了眼，用指头小心地把金屑蘸起来，然后解开怀，里面放着烟盒大小的口袋。他一手撑开口袋，仔细地把那粒金沙弹进口袋里，又严严实实地捂好，重新放到怀里。这时的老福叔的心情就会很好，嘴里发出一声：呸——人就仰了脸，望了眼灰蒙蒙的天，心里感恩般地喊了一声：老天爷呀，你是可怜俺啦。

想过了，谢过了，老福叔又向沙堆扑去，重复地筛着沙。每一次都怀着美好的希望，至于是否有收获，那要看老天爷的心情了。

一个大上午下来，老蔫的双腿就抽筋了。刚开始他用双手去掰扯不争气的脚趾，脚趾上的筋脉拼着命地往一起缩，老蔫就咒：日你个娘，让你缩，你缩个鸟啊。骂完了，仍无济于事，他又在水里奔波几趟，整个小腿就都缩在了一起。老蔫跌坐在水里，扑腾一阵，忍不住爹一声、娘一声地叫。

大树和小树奔过去，拖着把老蔫弄上岸。老蔫就水淋淋地瘫在岸边。老蔫三十多岁的汉子，脸上的胡须很密，却看不出一点凶相。相反，让人一看就是个面瓜，一副萎缩相。

老福叔抬了脸，不屑地把老蔫瞅了，接着就骂：没用的东西，你的劲儿头呢，怕是都用在女人的肚皮上了吧。

老蔫不说话，在岸上的沙地上滚，抽筋的滋味很难受，让人往一堆里缩。这些人都是老福叔带出来的，是打是骂，没人挑理儿。三十大几的老蔫早就到来大金沟了，先是帮人下江打鱼，后来又淘金，挣了一些散碎银两，也都让他喝了，嫖了。一个冬天，他三天两头地往窑子里跑，自己都管不住自己。春天还没到，兜里已经是干干净净，只能蹲在墙角晒太阳了。

老福叔看了老蔫的样子就有气，拎着他的耳朵喊：啥东西，自己裆里的东西都管不住，你还是个人？

老蔫一点脾气也没有了，耷拉下脑袋，恨不能把头钻到裤裆里。

老蔫独自挣扎了半晌，筋暂时不抽了。他就用巴掌狠抽自己那双不争气的脚，噼噼啪啪的，人们看着，并不说什么。等老蔫把自己打够了，又趔趄着下水了。他一边奋力地淘沙，一边骂天咒地，他低声喊：老天爷呀，你造人干啥呀？造了人就该让人享福。这罪受的，还不如不是个人呢。

众人听了老蔫的话，都笑；老蔫却不笑。

此时只有叫老黄的那条狗一副悠哉的样子，它吊吊个肚子，东闻西嗅地寻找着吃食。人们带进山里的粮食不多，人都不够吃，哪还有狗的份儿。老黄就自力更生，它早就习惯了。人们吃饭时，它决不会往跟前儿凑。它躲到下风口，仰了头，抽打着鼻子使劲儿地嗅着。让人看了就想笑。食物的气味刺激得老黄直打喷嚏，然后它就吊着肚皮，到处去打秋风。

老黄终于有所斩获。它在水里左扑腾，右扑腾，竟叼出一条鱼来。那条鱼尺八长，在老黄的嘴里活蹦乱跳着。众人见了，惊呼一声：鱼，好大的一条鱼。

他们想奔向老黄，把鱼从老黄的嘴里夺过来。晚上，大家就可以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鱼汤了。老福叔直起腰，说了句：拉倒吧，别跟一条狗争食。

人们听了老福叔的话，都僵在那里，眼睁睁地看着老黄把鱼刁到岸上去。鱼还没死，在岸上一下下跳着，老黄并不急于吃，它伸出爪子，一下下逗弄着那条鱼。鱼终于不动了，老黄才张开嘴，朝鱼咬去。虽然饿，但吃得并不慌，慢条斯理的样子，看着很绅士。

老福叔很喜欢老黄，这 and 老黄传奇的身世有关。

那会儿老福叔还和别人搭帮淘金，老黄的母亲也还是正当年的少妇。老福叔把它带到山里，却忽略了一个问题——老黄的母亲发情了。在有人没狗的世界里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。老黄的母亲就急得团团乱转，不停地发脾气，见什么咬什么。

一天夜里，老黄的母亲失踪了。那会儿，老福叔就想，这狗一准是跑出山里了。可几天后，狗竟奇迹般地回到了老福叔的窝棚前，仿佛是做错事的小媳妇，低眉顺眼的样子。老福叔疑惑间，抬起头，顺着狗的身后望去，就看见了两只狼，正恋恋不舍地朝这里望着。老福叔一惊，吓出一身

冷汗，这狗竟和狼私奔了数日。

那晚，狼在淘金人的窝棚周围嗷叫了一晚，狼是想诱走这条狗。狗不走，钻到老福叔的窝棚里，安静地和老福叔挤了一晚。后来，那两只狼走了，再也没有骚扰过狗和淘金人。

几个月之后，那狗竟产下一崽。这崽就是如今的老黄。老黄随它母亲，通身黄色，一点杂色不染。老福叔知道，老黄有着狼的血统，这一点从小就可以看出来。老黄要比一般的狗生猛，但也重情谊，它知道谁近谁疏。就是这个老黄曾救过老福叔的命。

那一年也是淘金，他们为能多淘几粒金屑，迟走了两天。溪水都结了冰碴了。他们往回走时，要走上两天的老林子，结果他们走到老林子时，遇上了那年的第一场大雪。大雪一过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他们迷路了。几个人在老林子里转悠了三天，愣没走出去。这时的老黄才知道人们迷路了。它用嘴扯着老福叔的裤角，一边跑，一边叫，在前面引路，终于把人们领出了老林子。走出老林子，人们才把悬着的心放下。以后，老福叔就更加疼爱老黄了。有事没事的，从不让老黄离开自己半步。老福叔和狗睡在一个窝棚里，他和老黄是抱着睡的，这样狗和人就都很温暖。知道老黄身世和经历的人，都要高看老黄一眼，认为它不是一般的狗。老福叔为拥有老黄而感到骄傲，出来淘金也总把老黄带在身边，从心底里，认准老黄是他的一个伴儿，况且，老黄还救过他的命呢。

然而就是那一晚，竟成了老黄生命的绝唱。

那天晚上，春天似乎还没有走远，远近的山坡上野花竞相开着，空气里有一缕淡淡的香气。这样的夜晚，应该说的不冷不热了，累死累活了一天的淘金人，都沉沉地睡去了。

老黄和老福叔，一人一狗依旧搭伙在一个窝棚里；所不同的是，人和狗已不再依偎着睡了。

老福叔躺着。老黄趴着，把两只前爪伸出，头放在前爪的中间，一只耳朵贴着地面，闭着眼睛，眼皮还不停地打着战。老福叔的呼噜声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。老黄早就习惯老福叔的呼噜声了；没有了老福叔的呼噜

声，它会显得烦躁不安。

就在这时，警醒的老黄抬头，竖起了耳朵，它发现了几百米之外的异样。狗毕竟不是人，警惕、敏感是它的本分，它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窝棚，站在一个高岗上，耳朵仍然竖着，听着黑暗深处的每一丝动静。人们仍没有一丝警觉，老福叔的呼噜一如既往地响着，宛如一首歌，没头没尾的样子。

老黄并不是虚张声势，果然它发现了情况——先是一只狼，那是头狼，躲在一棵树后，冲着山坡上的窝棚探头探脑地张望。

头狼的身后，是几只饿疯的狼。春末夏初，人熬苦，狼更熬苦，青黄不接呀。在这个季节里，淘金的人每年都会受到狼的袭扰。狼饿极了，就嗅到了人味儿。狼们禁不起人的诱惑，明知有风险，还是要铤而走险。在这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在头狼的召唤下，它们准备孤注一掷。可人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，仍沉在梦里，做着关于狗头金的梦想。

老黄先是啸叫一声，这一声啸叫介乎于狗和狼之间的一种叫，但决不是吠。它是在提醒人们眼前的危险。老福叔最先醒来，一摸，身边的狗没了，知道要出事了。起初的瞬间，他并不知道外面的危险是来自狼。以前也发生过淘金人打劫淘金欠的事，为了淘到金沙，两伙人打起来了。劫了金沙的人借着夜色逃进山里，没人知道劫者的去向，死了的也就死了，伤了也就伤了。这是一方没有王法也没有道义的世界。老福叔很快就清醒了，这时不应该有人来，这才入夏，淘金才真正的开始，揣在老福叔怀里的金沙还不过烟荷包的一个底儿。

老福叔走出窝棚，就看到了那群狼。确切地说，他是先看到了那一双双闪着绿光的眼睛。这种事，老福叔遇见的多了，他并不恐惧，冲着大树的窝棚喊了一声：大树，操家伙，有狼。

大树、小树、老蔫和刘旦也都醒了，纷纷从窝棚里爬出来。大树的窝棚里有一杆火枪，火枪是专门对付人和狼的。在这深山老林里，每一伙淘金人都有这样一杆火枪。这杆火枪归大树保管。枪里装着火药和枪砂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威力无比的样子。大树提了火枪走出来，药和砂早就装好了，枪和人都要时刻准备着。

大树拉开架势准备冲狼群放上一枪，老蔫是和刘旦躲在树后，用手捂

住了耳朵。可左等不响，右等也不响，老福叔也等急了。狼群趁这工夫，又往前近了十几米，老福叔就吼了一声：大树，咋还不放？

大树气急败坏地喊：哑火了，怕是枪药受潮了。

日他奶奶。老福叔咒了句。

老黄也在等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声音，这事它在以前也遇过不止一次了。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狼群就散了，这时它就乘胜追去，咬不死，也能扯下两口毛来；说不定还能让哪只狼出点血，挂点彩什么的。久未闻过的血腥气，会让它激动好些日子，它喜欢那种味道。

“轰”的一声没有等来，老黄有些失望。大树慌慌地上窝棚里装火药去了。此时的它显得形只影单，甚至有一些悲壮。狼们看着人咋咋呼呼的，却并没有弄出什么名堂，心里就多了些底气。它们一点点向窝棚靠近，这时它们也看到了老黄，似曾相识的样子，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老黄见狼们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这让它有些气恼。这是它老黄的地盘，到处都留有它的气味，狼却不把它放在眼里。老黄出于自尊，出于本能地啸叫一声，单枪匹马地冲狼群冲去。老福叔看见老黄的毛炸散着，根根竖立，如疾风闪电地冲进了狼阵，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开始了。

这是一群饿疯在青黄不接季节里的狼，它们红了眼睛，全然不顾。况且，它们怕谁也不会怕一只单枪匹马的狗呀！撕扯声、低吼声在暗处响成一片。

老福叔看到老黄冲上去时，他在心里喊了一声：坏菜了。

他回过头，冲大树的窝棚喊道：装好药没有？要快。

大树还没有动静，老福叔就跑向了自己的窝棚。他手举火镰，抓过一把干草，他要点火，把窝棚点着，那样会吓走这群饿狼。

在老福叔的窝棚窜出火苗时，大树这一枪药终于装好了。他冲着狼群的方向，没头没脑地搂火了。“轰”的一声，一条火蛇窜了出来，狼群作鸟兽散。

老福叔第一个往前冲去，人们跟在他的身后。老福叔借着火光，一眼就看见了倒在血泊里的老黄。老黄已经奄奄一息，身上的皮肉都撕开了，脖子上还留着一个血窟窿，呼呼地冒着血。它的嘴仍死死地咬着一只狼的

脖子，狼在捣着最后一口气，腿无力地抖着。老黄见到老福叔，松开自己的嘴，目光温顺无比地望着老福叔，似乎在告诉他：狼跑了，没事了。

老黄终于在老福叔的怀里，安静地闭上了眼睛。

那一晚，老福叔抱着老黄坐了大半夜。先是还有燃着的窝棚的余光映照着一人一狗，余火灭了，黑暗就笼了人和狗。人们知道老福叔和老黄的感情，没人去劝。大家回到窝棚里，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天亮时，大树带着小树，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。坑很深，差不多有腰那么深。后来老福叔抱着老黄，把老黄放在坑里，填了些土。想了想，冲几个人说：搬些石头来。

大树带着人去河滩上搬来了石头。老福叔小心地把一块块石头压在老黄的身上，他是怕老黄被饿狼扒出来吃了。人们为老黄建了一座石头坟，很显眼地竖在山坡上。

早晨，那只被老黄咬死的狼，被老蔫剥了皮，扔到锅里炖了一通。

人们撕扯着吃了肉，也喝了汤。唯有老福叔没动一口，人们吃狼肉喝狼汤时，他吸着烟袋，望着老黄的坟。没人知道他想什么。

当天，他们背起家伙，拿上工具，走了一天的路，转了一个淘金的场子。老福叔解释说，这里有狼的腥气，以后就不会安宁了。他们只能躲了这里，换个场子，无非是搭几个窝棚的事，他们信老福叔的。

那以后，老福叔的话更少了，淘金时撅着屁股下死力气干。闲下来时，嘴里“吧嗒”着烟袋，目光虚虚地望着远处。

老福叔

老福叔是老关东。二十岁那年，他就来到关东跑单帮。那会儿，他要坐船去江东六十四屯打短工。江东是平原，左岸乌苏里江，右岸是精奇里江，两江夹一片平原，土地辽阔又丰沃，插根树枝都能长成一棵树。

老福叔就在这里打短工，种麦收麦，两季的空当就下江捕鱼，一年下来总有些积蓄。江一封，这里就猫冬了。老福叔就怀揣散碎银两回关内